

王同禹 著

# 大地的投影

# 大地的投影

王同禹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 大地的投影(上)

Dadi De Tou Ying

王同禹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13  $\frac{1}{2}$  插页: 8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4,000

---

责任编辑: 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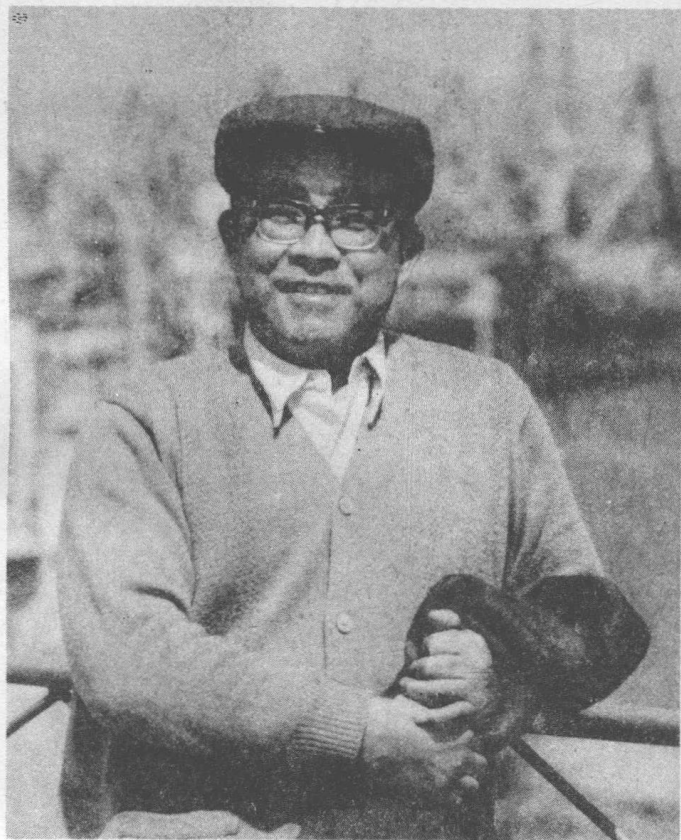
插图: 赵华胜

封面设计: 李勤学

---

统一书号: 10158·797

定价: 1.70元



作者近照

(辛 凯 摄)

# 卷 头 语

厉 风

“十年浩劫”犹如一场荒诞的戏剧，迫使我们许多同代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它的演员。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历史，可是，它不应该成为谁也不愿回顾的可怕的梦魇。它需要我们以至我们以后几代人不断地认真地总结和思索——

为什么，有的人甘为当代的伽里略？

为什么，有的人在邪恶面前大义凛然？

为什么，有的人虔诚而又愚昧？

为什么，有的人抢着把丑角扮演？

.....

这部背景壮阔、人物众多、斗争尖锐、情节曲折的小说，不仅再现了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使我们许多人从中重新认识了自己，重要的是它使今世和后世的读者对上述种种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为了祖国的前进，为了那个可怕的可悲的历史不再重演。

1984.6.

上卷

卷一

一

人升回... 卷一... 一

一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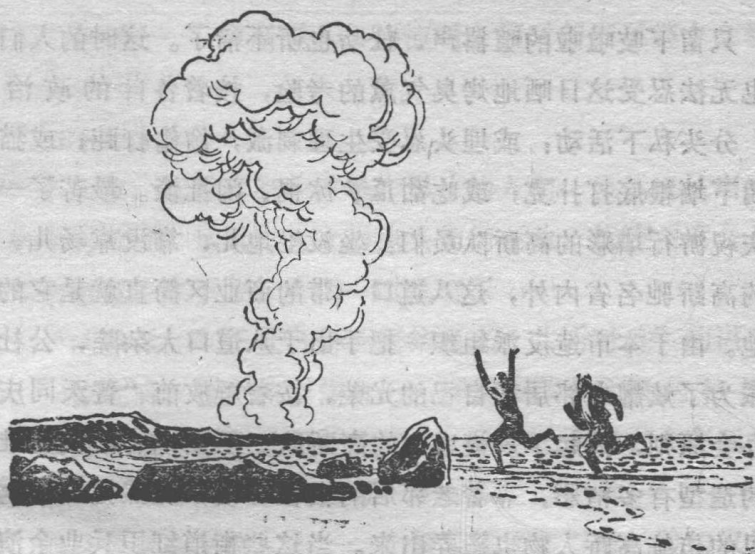
一

一

.....

一





## 第一章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傍晚午，北城丹海市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市的大乱子。

那天，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毒辣辣的烈日象往大地上喷火，晒得柏油路汪出一片片油迹，路两旁杨柳榆槐都耷拉下枝叶。在这暑气熏蒸的日子里，人们本该躲个荫凉所在凉快凉快，但却被一道旨意召来举行什么号称五十万人的热烈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除了被拉入中心会场的一两万人之外，其余的谁晓得有多少人。人们熙来攘往，占据了市中心区几条大街和小巷。离中心会场二三里远的闹市区——八道口：菜市、果木市、鲜鱼市、鸡鸭市那里，汇聚的人最多；而那里的街道狭窄，大约从前清年间遗留下来的那股子市场特有的酸腥臊臭气味，随着毒日蒸发，从旱厕所、从下水道、从垃圾箱、从马路牙子、从人们身上热烘烘地散发出来，呛嗓子、辣眼睛，令人窒息。加上这一带高音喇叭不好，大会的发言到了这

里，只留下吱啦啦的喧嚣声，任啥也听不清了。这时的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日晒地烤臭气薰的考验，按着各自的政治身分，分头私下活动：或埋头忍受生理刺激，偷偷打盹；或猫在树荫下墙根底打扑克；或吃甜瓜、冰棍、闲扯淡。最苦了一些为庆祝游行增彩的高跷队员们，坐没坐地儿，靠没靠场儿。丹海的高跷驰名省内外，这八道口一带的商业区简直就是它的发源地。由于本市造反派组织一把手出于八道口大杂院，公社造反派为了炫耀老邻居和自己的光荣，按着解放前“普天同庆”的办会原则，搞起了规模盛大的高跷队。不要说样板戏英雄人物的造型有多精彩，靠着老邻居的根粗杆硬，竟然把当时全国罕见的传统高跷人物也搬弄出来。当这些街道红卫兵业余演员们，一个个燥热烦闷得脱掉头盔戏装，坐在临街窗台、货床和树杈上，正怨气冲天地咒骂中心会场废话连篇时，忽然轰隆一声霹雳，震得街道两旁商店窗玻璃当唧唧山响。

“好炮！游行喽！”带队的人吆喝着，扔开手中扑克牌，从树荫底下爬起来，顺手点燃一只二踢脚。于是，顷刻之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随着唢呐乐声，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李铁梅、阿庆嫂，便和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青蛇、白蛇、许仙、姜太公、杨香武、黄天霸等互相嬉笑打闹着，参差不齐地在这臭气熏天的市场街上翩翩起舞了。接着全市各条街道都沸腾起来……

然而，这时地势较高的中心会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当那一声沉雷般的响声惊醒了昏昏欲睡的群众时，占据广场对面制高点，担当警卫的文攻武卫队岗哨，忽然发现市区西北角海滩上一团火球爆炸后，接着一股褐色硝烟腾空而起，在空中剧烈翻滚着，弥漫着，最后呈现出电影镜头里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状……



“卧倒！”一声撕裂人心的惊叫，顿时传进了整个会场。

“卧倒！”

“卧倒！……”

不久前，刚看过原子弹爆炸影片的人们，显然也认出空中蘑菇云的可疑，这时有人立刻抱头匍匐在地，就连主席台上也有人钻进桌子底下去。会场一时乱套了……

“乱弹琴！”正宣讲着“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谏彪政委，一惊之后，极力控制住自己，挥动着微微发颤的枯瘦小手，拨开准备对他加以保护的秘书，偏着脸顺着宽大牢固的雨搭边沿朝西北方向望去。这时一个参谋送他一张字条。他看罢，朝身旁大会主持人——一个紧紧绷着黄刀条子脸的汉子，责问道：“怎么搞的？”

黄刀条子脸人，从油渍麻花的蓝制服口袋里一撮一撮往外掏着烟沫，矜持地说：“还不是那个严宝树嘛！”说着睨视一下坐在主席台最右角的一个剪着短发的女人。那女人似乎耳后有眼，镇静地手托腮帮独自欣赏着蘑菇云，始终给对方一个后脊梁。

“又是严宝树！”谏彪见精心筹划多日的庆祝大会一时被搅得乱了营，溜的溜，散的散，已经不可收拾，心中十分恼火，不由也愤愤地瞥了那女人一眼，立即起身向簇拥在他身旁的各界要人、革干、造反派们下达指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彻底追查这一严重事件！……”

这时候，肇事地点——丹海造船厂沙鱼滩工地，两个光脊梁穿小裤衩的人，正冒着硝烟暑气，趴在杂草丛生、灼热烫人的沙地上，仔细检查着采用爆炸焊接新技术试验的一张大型双金属复合钣。他们的脸紧贴在沙砾上，一边查看一边慢慢匍匐前进，几棵被爆炸波冲击倒了的荆棘、杂草，缠绕在他们那脏

黑的胳膊和腿脚上，一爬一拖拉，留下一道道血檩子。瞎眼虻、海蚊子，肆无忌惮地在他们身上飞来飞去，吸吮着血液，但此刻他们谁也不理会这些，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眼睛紧贴在那炸飞了的疤疤痢痢的边角，不住地用铁棍和手指头抠着，敲打着，几乎要一头钻进里边去。过了一会儿，他身旁那个身材魁梧、方头大脸的人，转过脸在杂草丛中寻觅起什么。“真是穷海滩！”他自语着，爬了两步，捋了两把山麦浆填到嘴里咀嚼着，虽然苦涩，但也还能满嘴生津。他随手又捋两把嫩点的，打算馈赠给战友。不料他一转身，发现同伴古铜色脊梁上钉了两个硕大的瞎眼虻。他仰起健马般的脖子，快活地亮着铜钟般的大嗓门：“你给他留点血吧！”一把掌拍了下去。

“哎哟！”那戴眼镜的人只痛叫了一声，却没改变姿势。

“行了，小严！”他亲昵地唤着战友，“那点儿我看不碍事，无论怎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双金属复合钣，总算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功了！”他亮起嗓门，朝大海高呼：“成——功——了！……”

“杨风奎，你穷嚷什么！”一直象焊在了疤疤痢痢飞边旁的人，突然扭过脸来气呼呼地说。这人就是市里有关方面特别向谏彪政委报告的造船厂工程师严宝树。他，中等身材，又圆又大的黑边眼镜滑到了鼻尖上，加上脸部隆起部分全被黑灰和泥沙遮盖住了，不仅分不出年纪，也看不清他本来面目，只能从眉宇间的一道深沟和粗暴短促的说话声中，猜出此刻他很不耐烦。

“怎么，这一炮不算大有成绩吗？”杨风奎对同伴的粗暴不仅没见怪，还象做错算题的小学生，耷拉着膀子，声调也低了八度，“不过，我可觉得非常满意，总算焊上了大面积嘛！”

“你觉得，你觉得……留着你的吧！”严宝树还是粗暴地

顶撞他，指着复合钣疤疤痢痢的飞边说，“这，还有这，怎么办？”

“那……那可以割掉！”

“你……你快拉倒吧！这炸飞是因为我们……咳，现在没空跟你细说。你过来帮一下忙。”

“帮什么忙？”

“来，抬起这个角。”严宝树爬起来蹲在疤疤痢痢的飞边旁。

“下午想法借个汽车吊吧！”

“咳，用不着，我跟安邦斗都抬过。来，往这插撬杠……对了，一——二！……一——二！等会儿，等会儿……”严宝树很快从附近草棵里找来架杆、大石头和两根半截枕木，“来，我撬你塞！”

“啊，这样！……”等杨风奎明白了他的土办法，疤疤痢痢一角已经垫起一尺多高。

“行了！”严宝树把撬杠一撂，扭动着灵巧的身躯，仰脸钻进那一尺多高的复合钣底下。

杨风奎想看下他干什么，可是那下边叫严宝树上半身堵得满满当当。他蹲下身子，手刚一贴着复合钣，哟！可了不得！虽说爆炸半个多钟头了，复合钣这块疤痢地方还象火炭似的烫手。

“喂，喂，你在下面鼓捣什么？”等了半天，不见严宝树动弹，杨风奎怕出事，朝他腿上踢了一脚。

“你发什么疯？”立即从复合钣下发出严宝树的斥责声。

“嗨！我寻思你给闷死了呢！”杨风奎一吐舌头，随之笑着说，“哎，小严！看看就行了。我看这一面挺好，该喂脑袋了，嗓子眼也冒烟了……喂，你听见没有？”

“你先走，我就来。”严宝树显然怕挨踢，这回答应得挺痛快。

远处，飘来断断续续的宣传车高音喇叭声：“……打倒……头号……冯华燊！”杨风奎下意识手搭凉棚寻着声音向工地铁丝网外大道上看了看，又朝马蹄形对岸望了望。当然他看不见什么宣传车，收入他眼帘的是：一边是波光粼粼炫目耀眼的深蓝色大海，一边是他们船厂老厂区弯弯曲曲的码头，那附近停泊着经久未修的大小船只，它们同船台、厂房和塔式吊都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近处，油污的码头边上，海水泛着白沫，打着五彩云子卷儿，荒凉的工地被炉渣、垃圾、废铁堆、杂草包围着，中间零零落落有那么几处高高矮矮的房子，高的是废料仓库，矮的是门卫兼水房，码头边两间小木板房则是他们休息和战斗的场所。

杨风奎面对目前外边白热化的夺权斗争，心中焦虑惆怅之余，又有些委屈凄凉之感。他喟叹自语道：“唉，这叫他妈的什么战斗啊！”

这沙鱼滩工地是太平洋战争那年打下的基础。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扩大侵略，抓些中国劳工去填海修码头，造船台，扩建船厂，还没等竣工，他们就垮了台。一九五四年我国又继续修建，刚有点眉目，三年困难时期又下马了。后来一直没复工，渐渐荒芜成一片废墟，堆满工厂的垃圾。一九六二年，锻压技术员严宝树借出年轻铆工匠安邦斗一起研究试验爆炸成型时，却选中了这块地方，从此变成了他们的爆炸现场。只是由于今年夏天进行了大型的爆炸焊接试验，冲击波比较强烈，才又在四十里外的郊区棠梨山开辟个新战场。今天若不是因为有全市性庆祝游行，厂里汽车全被征用，他们本应去那里搞这种试验的。

“喂，我说小严，”杨风奎把眼神又移到了严宝树那两条泥腿

上，“干嘛偏空着肚子赶在大热晌头上？吃完晌，凉快一会儿，等小安子回来咱们一块研究不行吗？”看看对方聚精会神没有反应，他便悄悄蹲在支起来的复合饭旁，伸出两只大胳膊象插车似地往严宝树身子底下一插，轻轻往上一托，说声：“你给我出来吧！”竟把满身汗水淋淋的严宝树给抱了出来。

“哎哎！你这小子……”严宝树挥胳膊蹬腿地嚷着，“你净耽误我的事！我刚刚开始……”

“少罗嗦，走吧！”杨风奎把他放在地上，拉着他的胳膊就走。

“哎呀！”严宝树一哆嗦，尖叫了一声。

“怎么搞的？”杨风奎猛吃一惊松开手，两只眼睛从上到下地把严宝树扫了一遍。

严宝树这时忽然变得躲躲闪闪，甚至有点嬉皮笑脸的样子，他一扬手招呼道：“走走，喂肚子去！”

杨风奎终于发现严宝树的左胳膊上有一片山葡萄粒似的水泡，他又急又气地说：“你不要命了？”

“不要紧……”

“不要紧？告诉你，下午还有很多工作呢！”

“什么工作？”

杨风奎没搭言，转身甩开大步向码头边小木板房走去。

严宝树慌了。虽然此刻他的魂儿还没完全从复合饭那块疤疤痢痢的飞边处钻出来，但对杨风奎他一向是很尊重的。因为在本市武斗最激烈、他们爆炸试验最困难的时刻，是这位新伙伴把他们爆炸加工小组组织成“抓革命促生产战团”，并自报奋勇给他们当服务员，为他们办外交，借车，领材料，找设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主持正义、工人出身的技术员给他们撑腰，他们的爆炸试验是不会有今天的！……严宝树想到这

里，心头一热，紧撵几步追着杨风奎进了屋。

“来来来，你过来！”杨风奎为了适应武斗形势搞来的卫生救急包，不想今天先在严宝树身上开了张，“疼不疼？疼你可吱声。”

“不疼不疼。”严宝树一直笑呵呵。

杨风奎笨手笨脚地先用药棉蘸清水洗去严宝树患部的灰污，然后将消毒药布涂上一层獾子油敷在创面，包扎起来。虽然杨风奎那蒲扇般的大手多次碰得伤口生疼，但是老大哥般的热心关怀，使严宝树象喝了蜂蜜一样甜。包扎完，严宝树想把脏水盆端出倒了，又被喝令：“呆着！”他以为还有什么没完的医疗程序，谁知杨风奎倒了脏水又给他端来盆清水，让他慢慢洗着，自己却打来开水，取来饭盒，将平日严宝树和安邦斗干的活也全包下来了。严宝树感动得两眼有点潮润。

“老杨，你不说有工作吗？给我什么工作？”

“等安邦斗回来我再跟你说。”杨风奎诡谲地笑笑，“先吃饭吧！”

“你搞啥名堂呀？”

杨风奎没吱声，端起饭盒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五分钟后，杨风奎嗽嗽口，点了一支烟，才慢条斯理地到小柜上找出几张大红纸、墨汁和毛笔，看见严宝树紧扒拉饭，便说，“你慢慢吃，这不着急。”

“写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字块吗？”

“写那熊玩意儿谁看！”

严宝树一惊，下意识地朝窗外望了望。这位根红苗正的技术同行，说话有时过于大胆，常令他不安。杨风奎似乎也看破他的心思，扑哧儿一笑，从抽屉里掏出一张捷报底稿递给他。

严宝树一看标题是：

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反霸号工程“一万

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教导

我国第一块钢铜双金属合金钣胜利试制成功

捷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以他严宝树为首的战团全体同志，自从今年在兴隆市“五〇五”会议上，主动承担了该工程主循环水系统等项复合钣材光荣任务后，三个月来，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了来自省里最大走资派冯华燊和厂里走资派李原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如何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

“这……”严宝树看到这里，额头上早渗出细密的汗珠，他习惯地往鼻梁上撮撮溜圆的大黑眼镜，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你的毛笔字好，下午抄三份。”

“可这，这……”严宝树一下子变得期期艾艾，脸红到了脖颈子。他明白了，今早上他在做试爆前准备工作时，杨风奎硬央求安邦斗代替他进厂领材料，原来他是借这工夫鼓捣这个东西！咳，做为一个搞过多年爆炸加工新技术的人，干了一件份内的活，而且八字还没见一撇，怎么竟能写捷报自吹自擂呢？他抖动着手里的喜报底稿，气呼呼地说：“不行！不行！不行！”

“你是说抄写表扬自己的捷报不怎么好？”

“咳，你……”严宝树皱着眉头盯了新伙伴老半天，直率地说，“不，我原先可没发现，你怎么也学会这种……骗人的伎俩？不，老杨，我们不能欺骗党，不能做这种对不起毛主席的事！”

“你真是书呆子！无怪人家说你不突出政治！”“骗人伎俩”之类字眼显然伤害了杨风奎，他有些老大不自在，嗓子眼有股火苗直往外窜，但相处三个多月，知道严宝树并无恶

意，便没怪罪对方，随手抓个凳子坐到严宝树跟前，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要把私心杂念完全抛开，这是路线斗争，是战斗，明白吗？目前，我们正处在市革委会、厂革委会筹备成立阶段，各派群众组织都争先恐后地向红色政权献礼，可谁是龙，谁是熊，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有感情，空口说白话不行，那可要动真格的呀！”

“我们不天天都以实际行动做贡献吗？为什么还非要搞这套形式？”

“为什么？”杨风奎龇牙一笑说，“还不是为你亮相嘛！”

“为我亮相？”

“你想想，你是旧劳模，文革开始那咱又保过省市市委和厂里走资派，有些人早就大瞪着两眼盯上你了！”

“盯就盯呗！”严宝树苦恼不安地一手支着额头坐在桌前，一手用筷子盲无目的地瞎划拉着什么。一谈起文化大革命形势，他就六神无主，心情烦躁。怎么办呢？这二年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象孙猴子脸，一时一个变化，专门打派仗的人天天象押色子宝。他哪有那份闲工夫？难道非让他把科研任务停下来，象个维持会的小商人，提着礼物各处烧香拜佛吗？他赌气地说，“反正我对得起良心！”

“如今晚儿良心多少钱一斤？”杨风奎故意冷笑挖苦他。三言两语能将书呆子说耷拉脑袋，他感到快慰，“你放心！我讲这些是让你多关心国家大事。我的意见是这样：写好喜报，明天往咱们厂、市军管会，市大联合学习班，一家门前糊一张。然后，我们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争取一周之内——在市里、厂里成立革委会以前，把反霸号工程的活全都拿下来！”

“全拿下来？你……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的？”严宝树怀疑



地端量新伙伴多时，站起来就到水龙头边洗饭盒。

“哎哎，那么你说个日子。”杨风奎也跟到水龙头旁，“让大连、上海的同志抢在前边，那帮小子更要攻击你了。”

严宝树没吭声。他听说大连有个同志也在搞，而且似乎日子也不太好过。他把饭盒放在窗台上，在床下工具箱里翻出锤子、扁铲和钢锯，戴上柳条帽气冲冲地走出门外。

“哎哎，小严！你听我讲完嘛！”

“我不听！你怎么也学会这套？这很不正派嘛！”严宝树说完，头也不回地向炎热的沙滩复合板方向走去。

“喂，你回来，大热天，你要什么倔脾气！”看着严宝树的脊梁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着光，杨风奎又是生气又是难过。

这时，一串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由远而近。杨风奎扭过身来，见一个骑着乳白色赛车，身穿蓝色运动服的人，正朝小木板房驶来。他眉头一展，脸上立刻绽出笑容，急步迎上去：

“哎呀！安邦斗，你怎么才回来！”

“别着急，我一点一点向你汇报。”安邦斗笑着一边将车推到屋里，一边朝窗外望着沙滩上的严宝树。安邦斗是个标准运动员的体型，身材颀长，潇洒利落，一副瓜子脸，秀眉大眼，一对小虎牙，两个酒窝儿。他多咱都是春风满面，好象跟一切烦恼无缘。人人都爱亲近他，杨风奎也不例外。至于严宝树几乎每时每刻缺少不了这个得力的助手和挚友。

杨风奎没等他把车子支好，就把刚才的谈话学了一遍，并把捷报底稿递给他。安邦斗没有接，只是龇着小虎牙笑笑，连说：“就看！”手里却抖开一条雪白绸巾，干净麻利地擦他的自行车。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足篮排球田径游泳，无所不好。这自行车是他参加北方几省职工游泳比赛时得的奖品，德国造，爱如掌上明珠。刮风下雨他不骑，沟沟坎坎车骑他。无